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六

禮三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禮三

論郡國貢舉　章彪

漢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解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鍜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上中正疏　　劉毅

晉武帝咸寧初司隸校尉劉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者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

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責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

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

流言[illegible]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
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
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
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
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
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
爭之兆是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
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
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
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

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

罰自于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恨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

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

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令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

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

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雠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唐武后天授中選舉多濫左補闕薛登上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

永固作堅字

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樂毅符堅託政于王猛子産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韓信無聞于項氏毛遂不齒于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

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覩古之取士寔異于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于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顔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羨故名勝于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于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

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眞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

隋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
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
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于是風俗攺勵政化大行煬
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于是後生之徒復相
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
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于前非
陛下君臨思察才于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
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
策第喧競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或明制纔出試
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

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
皆稱覔舉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
其材則人品于茲見矣徇巳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
貪冒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
勤勤之讓黄門巳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得抱巳
推賢亦不肯待于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
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
羞自投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
司補署諠然于禮闈州貢賓王紛爭于階闥謗議雜
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

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己若開邀競之門則邀仕者皆咸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惟其弊潔己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于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民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

者樂廣假筆于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亮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鬬將長于摧鋒謀將審于料事是以馬援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于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于伐宋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寧資于射御

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望陛下降明制須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徵以對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效技之稱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隼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

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于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椎之坐田議責其冐薦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偽謙

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㕘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寔免王册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加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選舉疏論舉主連坐　　薛登

唐武后天授中上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

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尚已

號號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覔舉覔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疎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須峻科斷無當之游言取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劔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劔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

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唐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于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由也近煬

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循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
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
弊寖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
越諸家之藝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
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
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
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
謁驅馳于要津露才揚己喧騰于當代古之賢良方
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
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

也譬之于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内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于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于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輙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

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禮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龎

自勸教人之本寔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唐憲宗元和中舒元輿上

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焉不修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

之評省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序年二十三學文立成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序幸狀書備不破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天下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

皆是偷拆經語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闢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匱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

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
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
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
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既下而法
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
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
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
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
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意氣所鍾生英豪俊彥
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

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向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内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抜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

俾不可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廚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溢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有爲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能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正此門陛下

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耻不爲也故臣以碩才千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熈熈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

論貢舉狀　司馬光

宋神宗熈寧二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勑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各限一

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言欲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
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
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
德行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時始制茂才孝廉
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
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
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
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
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

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

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

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以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當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寔而取之臣獨以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毁譽决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毁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

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紛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為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障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

臣聞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為事唯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

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訛謬而不悟必待聖
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
人有所不知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
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
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
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
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
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
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
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

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
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除自巳親戚及曾犯真
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
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
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
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
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
賍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
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
聞奏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

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

倍

於毎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
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
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内取
齊十二月内引見正月内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
廷臨時點差進士試經義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
三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
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

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踈淵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少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依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重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者則羣臣不敢挾私妄

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士風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閒官員以爲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任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産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詩賦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

兆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跡矣臣
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
於本處命官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
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命
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
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
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
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
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筩中抽取
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

簿記錄粗者不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
試所習舉業送教授考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
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
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
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釋奠以來
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
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
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
人以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
仍須具狀申於州委知州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

終等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毀抹其
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
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
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
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
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
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
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
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
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

姓名結狀保明聞奏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義矣夫經術淺深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

[illegible]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僥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栽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簿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荅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蘇軾

宋神宗熙寧四年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奏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因今日之法臣以爲有

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材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乎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矧今陛下必欲取德行道義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

[illegible][illegible]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
於是軍旅謀於是又蒐以時簡其不帥教者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則無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欲
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制何異故臣
以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法不廢於
吾之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百餘年治亂興衰初
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
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之長才與今為孰多
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長短之議決矣今
議者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貢德行而略文章或

議可謂詳切

曰專取策論而廢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軻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以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不至矣德行之弊至於如此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爲無用雖知其

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豈獨吾祖宗自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

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音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且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爲進士曉義者又已去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能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於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鶩可謂博矣至於臨政何嘗用其一二顧

大曆之敝何與迂斷

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此數者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大者遠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衆才經濟世務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與焉然臣竊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王衍好莊老天下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敎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性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能聞而

只是好此結句殊為短才

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能真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皆能如莊周以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厲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於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致蹈衰季之風

論貢舉非人不可降詔　　蘇　軾

哲宗元祐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上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旣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

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或貢舉非其人律犯止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職司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舉十科七也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從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

稍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

前件降詔乞[illegible]改撰

論特奏名舉人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大　冗官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唯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紛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

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本來係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illegible]

無進望唯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使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等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即許出官其餘皆補

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貼黃稱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之遠近唯欲爭先注授臣竊惟之陰加訪聞以爲受官之後即請顧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受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惏無知之人又已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心治民不可得也

漢光武建武七年太僕朱浮以國學既興宜
廣博士之選上書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
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横
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
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
絶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
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
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
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
慕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

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所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韋嗣立上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于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小學以化于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有天

[illegible]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
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
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
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篩人何以從
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
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
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
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
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
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

罕能清惠自昴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頼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郎令遣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餙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義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

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寠哉今天下戶口丁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于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唐憲宗時學士李絳上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冑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

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于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

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
廢從古及今皆與于理化之時廢于衰亂之代所以
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
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
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
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
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
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
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
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

毀糜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廷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于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于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于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奏記論學校　孔廟

劉禹錫

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開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

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廣褻孰若行其殺今殺頻廢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

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隷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請修學校以爲王化之本　　程顥

宋神宗熈寧元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材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敎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

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
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
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
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
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
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
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
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
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廪餼卹其家之有無
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

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
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
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
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
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
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
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
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
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
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

復求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
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
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
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
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
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
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
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先使其同黨
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
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

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

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壹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

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上疏言讖記　　桓譚

漢光武建武間爲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給事中桓譚上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冐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虚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

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屛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靁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

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上華文華書　　李諤

隋高祖開皇五年帝不喜文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

敎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華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

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
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忝厠纓冕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
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
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
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
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

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
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挂網者多請
勑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之文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
建立學校以爲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
篤不稱朝廷勵賢與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
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
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

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
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
師道漸亡章句之儒家藏私蓄其後各為箋傳附著
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
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
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
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
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辟所謂非聖之
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
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所

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駮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駮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

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聞人主所謹一嚬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倣傚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幸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者至毀訾周公

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版本未聞朝廷
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
知誰主爲奸邪崇僞飾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
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
恩其失豈特嚬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
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教而誅者也陛
下哀其衰老未便伏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
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
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
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

豈以臣等爲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其明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於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吕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混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柰何曲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人奔走於辨僞之學沉没於非聖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

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不勝拳拳

論近歲士人習高奇之論誦老莊之言

宋神宗時上　司馬光

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illegible]

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註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

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論王安石學術之謬　楊時

宋哲宗時上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

不可縷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實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動泰而

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夫鳧鷖之九章特日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祗祖考
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
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
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
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黜
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
使邪說滛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
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論王安石學術壞人節義　陳公輔

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

蘇子瞻 方不悲 馮道

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論罷宏詞科　宋孝宗上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科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為經常之辭以教

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辭者雖其士人譁然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

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材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為宏詞是始

以經義開廸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旣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不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論晉侯之疾　　秦　醫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榖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乞選醫師教授生徒宋仁宗時上　范仲淹

所[illegible]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振其稱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敕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祗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

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
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方得入翰林院祗應如內
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効者只與
支賜如祗應十年以上累有効者即與助教或殿侍
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
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
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
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戶下諸般差配
如祗應府累有功効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
貴天下醫道各有源流不至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爲

爲聖人美利之一也

諫迎佛骨表唐憲宗時上　　韓愈

臣愈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歷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

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

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常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尚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

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

不祥然后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乞斷妖巫 宋仁宗時上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奸臣逆節狂賊失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

晋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
多方竊以雷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
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
機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
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孫稚已令
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
爲僮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籙禁絶往還斥遠至親
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食則曰
神不聽飧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
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人所

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絶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餕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鬬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憲典具有條章其如法未勝奸藥非瘳疾宜須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到祆妄神像符籙

神衫神杖䰟巾䰟帽鍾角刀笏紗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毁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上請焚瘞物故妖僧　　錢彥遠

宋仁宗慶曆八年右正言錢彥遠疏

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人俗謂之言法華者因病物故而道路皆傳內降使臣令用布漆其骨留於本院供奉謹按其僧本由病後言語乖越其徒轉相誑惑小人從而唱之意在希求聾俗捨施財物今既自化別無異迹忽令漆其殘骨留貯寺中切恐不逞之徒

妄傳神變別起妖幻伏緣昨來恩州叛卒始皆假托
此術以脅多衆乃至朝廷臨遣大臣督戰方能擒戮
不爾爲國生事今此僧近在輦轂尤動人心萬一之
間不可不慮五代時定州狼山寨有尼姓孫名曰深
意及死坐而不壞寨民孫方諫者奉之遂近神其事
聚衆頗盛遂因爲定州節度使仍自立弟行友爲兵
馬留後至太祖時遣兵擒行友至京及訪狼山輦其
尼屍焚於京城西北隅自此定州方始朝廷除節度
使蓋深達情僞建威銷萌之至况釋氏本教亦不許
其亦相於外微福於無况此朽穢之骨復何所爲伏

望聖慈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英斷特降指揮令開封府監勒本院僧徒將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依本教焚化如有燼餘之骨即於城外瘞藉即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奉所貴不至有惑民聽

論差道士橫本道書　宋哲宗時上　范祖禹

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子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

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皆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攷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

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詳見洽聞之士傳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讐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術數

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旣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爲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愼昔熈寧中王韶開拓熈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府人號爲安撫太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太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乞更不施

僧道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切自唐虞三代以來國祚延長羣生康泰不聞有釋老也三國六朝以後僧尼道士始布滿天下求福田利益者不之老則之釋人君好尚往往過之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於仁壽之域民生安樂便是好事獄訟無冤便是布施何必張浮費事繁文泥金檢玉而謂之於虛無也一僧一道之祝延不若百姓羣黎之同願一寺一觀之祈禱不若千門萬戶之齊聲古諺云福從賛歎生正此謂也西方乃佛生之地佛聖人也安肯作威福以要人

之敬奉佛教人以不貪不妬不傷生不害物爲好事
故云即心是佛也何嘗以陳玉帛爇香燈晨夜誦經
禮拜至於殺人致祭縱囚示恩而名曰做好事哉今
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便公然出入宮禁
舉朝相尚莫不傾貸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
佛之眞心本性也道家以老子爲宗惟在淸淨無爲
祖師係赤松子的孫惟求辟穀棄人間事今張天師
縱情娼愛廣置田莊招攬權勢凌爍官府乃江南一
大豪覇也其祖風法門正不如此諸佛三淸在天之
靈不可誣也往往嗣法者失其初意耳愚氓俗子不

知所以爲佛所以爲天師者云何但見頼其頭即指
爲佛黃其冠即指爲天師雖百喙不能解其惑可爲
世道一慨朝廷特加寵異另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
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也而乃特寵作威賄賂
公行以曲爲直以是爲非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姦
盜殺人諸般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學釋老者離背
慾去貪嗔異乎塵俗可也而艷妻穠妾汙穢不羞奪
利爭名奔競無已雖俗人所不屑爲甚非僧道之宜
然也僧道之盛莫甚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
朝廷若不稍加裁抑適所以重其他日之烈禍也能

律以禮法制以分義使不至於驕奢無度敗壞宗風乃爲敬奉之至矣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足任管領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司各縣皆置僧綱道紀反爲僧道之蠹所宜革去也且僧道另設衙門代以下前所未聞亡金門棄人尚鬼故立二司與民官鼎立而三豈謂巍巍聖朝不師古聖王之常法而踵殘金之弊政耶況爲僧錄道錄者皆無賴之徒立談遭遇遽授此職便與三品正官平牒往來以白身之人一旦居此榮貴得之既易視之亦輕宜乎逞私妄作而無復顧藉也近令憲司糾

別文卷僧官蹈踏知懼而僧人皆喜得安此明驗也
所欠道家猶未一體刷卷耳若僧道中有棲心寂滅
息念塵寰者必不自絓憲網雖無假官府可也若行
止不檢身蹈刑戮亦佛法道教之所不容宜令有司
管領嚴行究治罪狀明白比之常人更加一等斷遣
還俗彼亦畢心今僧道不蠶而衣不耕而食皆得全
免雜稅而愚民多以財產托名詭寄或全捨入常住
以圖隱蔽差役驅國家之實利歸無用之空門礙民
田[illegible]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又當和顧和買非惟[illegible]
承[illegible]本[illegible]其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糧宜准石

[illegible][illegible]令州官俟其有佛法高妙道行絶倫者從衆保舉然後蠲其繇役除其稅糧庶可養成淸淨之風亦足澌勵浇薄之俗也外有白雲宗一派尤爲妖妄其初未嘗有法門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葷不飲酒不廢耕桑不缺賦稅前宋時謂其夜聚曉散恐生不虞猶加禁絶然亦不過數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葷酒但假名以規避差役動至萬計均爲誦經禮拜也既自别於俗人又自異於僧道朝廷不察其僞特爲另立衙門令宗攝錢如鏡恣行不法甚於僧司道所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可也